半巖廬遺集

同治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內閣奉

旨馬新貽奏在籍京員守城殉節請飭部議優卹一摺咸豐十一年九月髮逆竄囘浙江省城前任刑部員外郎邵懿辰與巡撫王有齡共籌守禦嗣因糧盡援絕城爲賊陷逆首訪知該員爲杭州宿望屢次迫令從逆該員駡不絕口遂遭慘害實屬慷慨就義大節凜然前任刑部員外郎邵懿辰著開復原官照陣亡例從優議卹從祀杭州本籍昭忠祠其生平事實並著宣付國史館立傳以表宿學而褒忠節另片奏邵

懿辰子媳監生邵順年之妻伊氏投井殉節孝烈兼
全請飭部旌等情邵伊氏著交部照例旌表欽此

同治四年三月初九日部議具

奏前任刑部員外郎邵懿辰因賊匪竄圍浙江省城守城糧盡城陷被害據馬新貽奏請開復原官從優議卹奉

旨前任刑部員外郎邵懿辰著開復原官照陣亡例從優議卹欽此應請將該故員從優加贈道銜並照四品官以下陣亡例議給雲騎尉世職襲次完時給予恩騎尉世襲罔替同日奉

旨依議欽此

國史儒林本傳

邵懿辰字位西浙江仁和人道光十一年舉人考取內閣中書洊升刑部員外郎入直軍機處性戆直大學士琦善以枉殺熟番案入獄懿辰擬十九事將詰問或忌之撤懿辰名使不得與爲問官大學士賽尚阿視師廣西懿辰復手疏七不可上執政諍之由是齟齬不得安其位咸豐四年坐濟甯防河無效罷歸歸後家居養親覃思經籍論學宗朱子經學宗李光地文宗方苞不喜漢學家言與

上元梅曾亮臨桂朱琦遊處尤與湘鄉曾國藩爲
道義交十年粤匪陷杭州懿辰奉母先去得無恙
母歿既葬賊再至懿辰與巡撫王有齡固守城中
朝夕策戰備暇則偕同里伊樂堯窮經不懈十一
年城陷罵賊死年五十有二同治四年正月浙江
巡撫馬新貽
奏請議卹奉
旨開復原官照陣亡例從優議卹從祀本省昭忠祠嗣
部議加贈道銜並照四品官以下陣亡例議給雲

騎尉世職以恩騎尉罔替所著孝經通論稿已散
佚惟尙書通義二卷禮經通論一卷半巖廬遺集
詩文各一卷尙存其忱行錄一卷論家國天下之
道尤有慨乎言之

浙撫馬端愍公咨江督曾文正公文

爲咨會事准

貴部堂咨開據仁和縣監生邵順年稟稱伊父前任刑部員外郎邵懿辰丁憂在籍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杭城再陷被賊慘害懇求專

奏等情據此查該監生之父邵副郎積學力行不愧

先儒風範與本部堂論交二十年佩而兼愛乃以丁憂在籍協同守禦城陷見執臨難不苟慷慨死節不負生平所學可敬可憫除稟批示外咨請查

照專案具

奏飭知等因准此正在核辦間又據該監生稟同前

由並據另稟伊妻伊氏死事情形並請附

奏各等情本部院訪查無異卽於本年正月十五日

分別摺本具

奏除竢奉到

硃批另行恭錄咨行外相應鈔錄摺片咨會爲此合咨

貴部堂煩請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計粘鈔摺片

浙江巡撫臣馬新貽跪

奏爲在籍京員守城殉節臚陳死事情形懇

恩敕部議䘏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咸豐十一年九月粵逆再犯杭城前刑部員

外郎邵懿辰丁憂家居與撫臣王有齡共籌守禦

事無不舉乃賊燄益熾圍城數十重糧盡援絕十

月下旬衆知杭城將殆共勸懿辰乘間外逸懿辰

勃然曰事已至此而猶冀苟免讀聖賢書所學何

事死分也亦命也我籌之熟矣無多言時方著禮

經通諭未成於是日食半菽重加編訂城外礟聲如雷火光徹天處之坦然語其子順年曰古人臨難著書頗傳於後今我於危城中與古人相對不計生死後世必有笑我爲書癡者豈知今日之事潰敗如此賊蹤彌滿卽使遯出亦無生理與其求免而辱何如一死殉城猶爲心之安乎順年知父志不可奪亦不敢言去如是者經月十一月二十八日城陷懿辰處分家事命子順年順國遯奉母出走順年之母痛哭不忍行則曰若曹以細弱累

我是眞欲死我矣若曹速行我將自爲計言未已賊大至彼此倉皇失散家人回顧懿辰已不相見蓋懿辰固期於必死而以好言紿妻子以必行也順年等奉母出城晝伏宵行航海至滬又至皖使人潛往偵伺卒不獲生死確耗同治三年杭城克復順年馳歸故居房舍悉成灰燼訪問親戚族黨多登鬼籙有梓人羅占魁者舊鄰人也告之曰當日城破後據城者爲僞王鄧光明訪知懿辰爲杭州宿望邏伺拘執迫令從逆懿辰仰天大笑曰逆

賊我固早辦一死速殺我尙何言賊猶未肯遽加害橫施捶楚環守甚密懿辰不食兩日有賊目陳石浦者復以甘言相誘懿辰駡愈厲賊怒甚遂以巨杵擊碎頭顱加刃於胸倍遭慘害時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距城陷三日也順年聞言慟絕復詢諸同鄉舉人顧成俊之妻沈氏言亦符合並稱當時親見懿辰尸橫於路髮皆上裂面目如生越數日再往路人咸稱賊已於豐禾巷内掘坎藁埋矣方懿辰年未冠卽期以著作傳世讀書目數

行下博覽羣籍研究義理每謂漢宋諸儒學問不可偏廢尤諳練
國朝掌故洞悉源流道光二十一年由舉人考取內閣中書二十三年充軍機章京凡遇大典禮頒發
詔諭同直諸臣咸推屬稿進呈必稱
旨旋以奉
命防河因公詿誤歸里杜門不出著書自娛咸豐十年二月杭城初次被圍時母猶在堂懿辰於圍城中側身間道奉母避居紹興之壽勝埠迨十一年母

病歿扶櫬歸郇守志家居立意不復出每日前此之避徒以有母在耳自此不再求倖免矣孰意遭時多難嬰城喋血竟以身殉良可痛惜臣下車之始訪諸里人並無異詞旋據伊子邵順年稟陳顚末並准兩江督臣曾咨請具

奏前來伏查該故員邵懿辰學問淵深志趣卓越昔在京師與兩江督臣曾國藩爲道義交逮曾國藩駐師祁門故員以故舊見訪縱談兵事有意見不合處持論齗齗弗爲苟同其一生學術行誼曾國

藩屢稱之而臣亦習聞之今者欽承
恩命來撫是邦緬想前型蒐羅軼事首廉得該故員死
事情狀眞有先儒之範而兼烈士之風所惜手纂
遺書多歸灰燼不克留諸後學而慷慨就義大節
懍然自足千古合無仰懇
天恩敕部將前任刑部員外郎邵懿辰照陣亡例從優
議卹仍從祀杭州本籍昭忠祠可否並將該故員
生平事實宣付國史館立傳以表宿學而褒忠節
出自

鴻施所有在籍京員殉難請䘏緣由理合專摺陳請伏

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再正具摺間又據邵順年稟稱伊妻伊氏當杭州

被圍糧食殆盡之時恒炊粥以奉翁姑己則忍飢

不食迨城陷後俟姑逸出投井殉節有僕人趙連

親見死事情形呈請核辦前來臣查伊氏一介女

流生則以孝事親臨難不求苟活實屬深明大義
孝烈兼全相應並懇
鴻慈敕部將監生邵順年之妻伊氏照例
旌卹以慰幽魂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議政王軍機大臣奉
旨另有
旨欽此

皇清誥授中憲大夫追贈道銜刑部湖廣司員外郎邵

君位西墓誌銘

位西仁和邵氏諱懿辰與國藩交二十餘年矣咸豐十年二月賊入杭州五日而復七月位西訪余祁門軍次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陷賊中賊退乃挈家東徙紹興老母考終粗得盡禮欲乞師以援兩浙遂別去明年十一月杭州再陷位西之妻余恭人子順年順國轉徙滬上余聞而迎致之安慶順年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飢困其父麾家人避出圍

延宗祀遂絕不復相聞國藩心知位西烈士也必不苟免其家固知之以無定問不敢發喪同治三年二月杭州克復順年奔哭周詢具得三日不食罵賊遇害狀實以十一年十二月朔日殉難於是始除次執喪赴告遠近浙江巡撫上其事

天子下詔褒卹然後知親在則出避親沒則死之賢者遭難如是其不苟也位西之學初以安溪李文貞公桐城方侍郎爲則擯斥近世漢學家言爲文章務先義理不事縟色繁聲以追時好厥後以舉人

仕京師爲內閣中書刑部員外郎入直軍機處與
上元梅曾亮伯言臨桂朱琦伯韓數輩游處博覽
朝章國故其文益奧美盤折亦頗采異己之說以
自廣詢訪高才秀士折節造請酬資而不厭狎習
而㒩虔然位西性故戇直往往面折人短以謂書
籍所無公何得漫爾不應再糾焉猶不獲三諫焉
無閒親故疏戚貴賤時否一切壓額相繩人不能
堪終以此取戾於世大學士琦善公以雍沙番事
嘗發十九條難之大學士賽尚阿公視師廣西手

疏七不可諍之諸公貴人病其陗直由是齮齕焉不得安其位咸豐四年坐濟甯防河無效吏議鐫職位西既罷歸則大潭思經籍纂著尚書通義孝經通論詩古文若干卷飢餓圍城之中猶著禮經通論誦聲鏘然徹於巷外亂後僅得禮經通論一卷文三十餘首刻之淮安蓋不能什之一二餘則散佚矣位西之曾祖王父寶勤王父又曾父宗贊兼祧父鳳儀世著清德有兄懿蕃早喪無子以順年後之有女二人順年歸自杭州未得父尸大痛遘

疾同治四年六月十三日歿於金陵余恭人少而

割股療親晚而事姑有聲旣痛其夫又悲其子七

月十二日亦卒嗚呼傷已於是國藩命順國與其

壻鄭興儀具位西衣冠葬之杭州西湖二龍山以

余恭人順年祔銘曰

城有時而爲湖海有時而成田物固有非常之變

烏得以常理測彼昊天善不必福久矣曾不自夫

子而始然愍東南之塗炭仁聖與螻蟻而同捐著

述盡其蕩盡僅弔灰裏之殘編文之精者不復存

存者又未必果傳獨其耿耿不磨之志與日星而長懸魂無遠而不去魄則依妻子以全庶上爲神祇之所許而下爲百世學者之所憐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撰

祭邵樞部文

高均儒 伯平

維同治三年歲在甲子十二月朔一日戊辰高均儒謹以清酌時羞之奠爲故刑部湖廣司員外郎軍機章京邵二兄位於淮安府城西南隅之蒲葭祠而敬祭之曰

嗚呼憶與兄交二十七年歲次辛酉仲冬二十八日杭州之厄命合隕顚均儒儌幸以趨墳墓兄踟躕而被戕里門時爲季冬朔旦迨今全浙俱復已三度寒燠而息耗乃聞始量兄必效死口不忍言而心竊慼慼兄配兄子流離相值賴兄有執友而閔恤以存子喜克肖鄭重

遺編廣徵劬錄得禮經通論上卷暨傳記之作卌有餘篇千里寄致謂均儒夙好無敢黨偏一語導竅恐他說之或鑿或穿子紹文而持律兄徇義豈覩瘖況禮論與傳記盱眙侍郎刊入望三益齋可期布於幅員祇惜尙書通義稿數易而彌勤昔雖垂成之槀逝歷刼爲灰塵希純鈞之有耀儻殘篇其堪詗不圖所藏之卷籍竟未盡淪丁君申丙因兄之戚屬購得怳行之緗零帙中尙有兄元日題識懲忿窒慾大書太歲甲辰其間討論大學語協和鈞丁君懇懇甄錄列於當歸草堂而亦鍥工

是令兄歸纘言下筆十千茲版行者止此誠文事之多
慳而以視遇羹之瘐死斷嗣冥冥更如何其呼天均儒
曩因厚子識兄與遇羹而交親厚子恐雖蚤而長子冀
其多孫均儒覆巢之下僅攜一子以久滯於淮濆後死
未足爲幸將浮沈世俗而病在心術精神尤恐孤而逾
隘漸必歸於小人惟兄深知均儒之孤隘均儒謹當守
此以終身款款方寸聊侑牲醴涕洏敬陳尙饗

敘

邵位西先生禮經通論僅存上卷余服膺而爲之敘漕帥吳仲宣先生既梓以傳世矣其友人桐城方君存之海鹽張君銘齋錄其文數十篇以示余余讀而歎曰位西殉武林之難著書甚夥兵燹無有存者賴其友閒關險阻轉徙至淮寶其賸帙而邵君之名以彰意冥冥之中不欲泯沒其學故使之昌明於世耶其文篤雅清深多捄時切至之論若其發攄聖經扶翊世教意義獨到粹然有得之言近今名儒未有能及此者也仲宣先生

重其文弁爲刊行此卷之幸而存者可以傳矣余與位西不識面而佩其學之精味其文之美復爲序以表之以質後之論世知言者同治甲子秋七月山陽七十一叟丁晏敘

敘

武林邵位西先生與余友秀水高君伯平爲讀書深友前於伯平硯席讀邵先生禮經通論上卷已爲刊布矣復見邵先生遺文一册知爲先生殉難後其友人方存之張銘齋所輯錄者其文浩乎沛然如百斛泉不擇地湧出而筆力之峭折氣息之古茂又不待言善乎邵先生之言曰經者天地之心史者天地間簿籍也宋儒者言理道之書乃經之支流亦天地之心所寄韓歐以來之述作乃釋經作史之準的又曰所守至精而用心不

雜則淸虛之地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古人之心亦時來會於吾心而書不至徒多而無益由此觀之可以知先生之所得矣文凡三十五篇亟付刊行先生他著述甚富恍行錄一編伯平擇其精粹者九十餘條錢塘丁竹舟松生已爲鐫板行世此外尚有尙書通義孝經通論兵燹後蓋不易搜訪矣同治四年孟秋盱眙吳棠敘

半巖廬遺文目錄

譚子化書堂詩敘補

碧血錄後序補

文人少達多窮

古文人自屈原而下多幽憂困辱崎嶇隱閔未[illegible]終世而無患者昔賢論之以謂名者造物之所靳既報以不朽矣其他福祥殆不能兼歟而文人搜刻琢雕窮天地之奥變發露萬物之情狀造物者亦固忌之而遂詒以窮余則以謂古人文章之工巧非在於佚樂而得之也蓋必自其窮者居平規摩誦習於所爲嗚邑不快之意態時或遇之久之而心志與爲流通其氣之所乘遂有冥相感召者譬之草木枝葉必類其本是以文之

工者日益省而境之觭窮而不偶亦不幸往往似之且夫人世紛華好美之物其忽焉而驟至者蓋少必自其心神積注焉而後司命者乃不舍此而他屬太史公曰誠壹之所致是也今彼所用心乃在於寂寥無人之境追古之窮者相與馳騁上下而覬與之並當夫志滿意得動之以可欲而固有所不顧及其憔悴無聊之後覩他人之休明顯赫亦不能無少望而要有所以自得者如排雲氣倚閶闔莽乎窺天之外下視庸人齷夫之所享受有若井邑煙舍埃汙溷濁曾不足以動其一眄夫

其自得如此故神者亦陰鑒其志俾之自遂其所樂而不强與以所不能此自昔工文事而致窮取困之大都也抑嘗觀名人文集凡其骨肉枝葉以及親懿而交密者可悲可痛之事不一而足豈眞物之腐臭者近必染哉今夫一鄉一邑有文人而享大名者出焉與有故舊姻連者皆得附名簡端託青雲而不朽則其得於此而嗇於彼亦必有故矣嗟呼邛明以盲遷以腐退之以謫永叔以讒子厚子瞻幾蒙大戮而孔文舉蔡伯喈竟逢難而不免其身其可畏如此而後之士尚猶執簡泚筆

窮力奮追而不知止抑獨何與

論立子

立子以適長而不以賢古之恆法也今有法焉陰察於衆子惟其賢先時而籍之臨時而出之先籍之而祕皆可以爲皆可以不爲也則不敢以怠出之臨時則事已決而不及爭是其法𠜂古所未有也然而終不如古法之可守而少失也積兔滿市而行者莫之顧分先定也一兔在野則衆逐之矣下而所屬之人上而所自出者之各異也各欲其得爲而危其有不得爲也倍於其自欲而自危也而籍之有無不可知是非不可知出之時

又不可知懸不可知之籍以取必於可知之時方其時之未至偶幸無危而各自危之心無時釋也心之各自危則知其事之必可危至一旦見危而後知是固全乎危道也晉獻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後唐明宗聞請立子之言而怒皆至於危亂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曰使殷立微子而祀不斬唐與明立泰王燕王而骨肉可全適長之不賢奈何曰固有權焉而聖人爲法後世道其常而已不敢徼一時之利而甚數世之禍故曰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多賢不可以多立

也無賢不可以無立也又恐以所愛憎見謂賢不賢而不果然也魯戲鄭段陳佗衛州吁是也莫知其賢而卜諸天何如曰古者無適子年鈞義鈞而後卜若其適也天適之矣長也天長之矣夫何卜

夫婦有別

昔者聖人之制喪祭朝聘燕飲交際之禮也莫不望人爲孝子爲悌弟爲忠臣獨至於男女配合之間一切爲之禁防不啻虞人以禽獸之行而嚴立制度以別之夫之兄弟誼可謂至親小有向背家之乖睦實由之而聖人命爲無服之親女兄弟相服以期矣已嫁則殺之其歸也謂之甯父母雖其父母向所嘗保抱攜持者不敢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焉兄弟至其家闒門與語而父母既歿不復能過存其兄弟之數者使後世寬中之人

論之幾何不大怪以爲不近人情之所爲而不知聖人之制此有不得已也生人之初渾渾耳前古一二遺民相與牝牡于幽崖荒谷之中未幾而父子兄弟朋友君臣上下之名號漸次萌芽而其迹猶未甚著也聖人者從其後而爲之制深見夫萬事萬物之莫不緣此以起此而不正將其他父子兄弟朋友君臣上下之倫舉不可得而正夫然故要其極而爲之制使各有其截然而不相易者而後相孳相息于無窮善乎子產之言曰男女同姓其生不殖矢不激不遠水不抑不揚日星山川

交峙錯列而後月與風雨霜露生焉昌黎云吾與文暢
安居而暇食優游而生死與禽獸異者不可不知其所
自千秋萬世人類所以不絕與臺厮役驩然皆得保有
其室家此非聖人合之之自聖人別之之自也抑嘗觀
士昏禮既昏御衽於奧媵布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沃
盥說服餕餘皆使媵御交爲之以引其情燭出之後並
踵頂而寢息若不可少緩俟諸異日者其親也若此及
觀其平日居室之節雖一巾櫛椸枷篋笥之細亦必畫
然而不少假以章其別晝居於內或問其疾暮入必以

燭無燭則止然後知咸速以合男女之交恆久以持夫婦之正並行而不相悖而聖人制禮之精意類非淺者所能測識也詩曰人知其一不知其他子臣一於忠孝弟友一於敬信而已夫婦者欲其有恩尤欲其有別其義獨兼二焉中庸語道之費而曰夫婦可與知能及其至而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其卽謂是也夫

駁劉才甫息爭

自一而二二者爲天地爲陰陽陰之能承陽則對健而爲順。健順不能相無也。而健之分數必使逾於順焉。此天之心也。其不能承陽則反正而爲邪。正邪不可並有也。必使正者常存而邪慝不一作焉亦天之心也。雖堯之世不能無四凶四凶若鯀若共工驩兜惡止其身而已至於三苗則延及於種類故二典終於分北三苗禹謨終於苗格而臯謨益稷終於舜禹相與言苗頑之事其事實相首尾而爲史者各分著於篇末可以見聖人之

心矣治雖隆教雖盛不能使天下盡君子無一小人者勢也聖人之心則必至天下盡君子無一小人而後快是故唐虞不廢播刑之官而春秋爲刑書以誅亂臣賊子易雜卦終於君子道長小人道憂而彖傳明之曰剛長乃終今才甫說曰仲尼之門兼容並包所以爲大而孟韓程朱之於楊墨佛老蘇陸不免於好爭夫孔子之羣弟子彼皆順吾之教而無所拂也故但矯揉其性之偏而納之大中之道其有不能至而或流爲狂簡或失則鄙或失則野蓋非孔子之所能主爾然孔子嘗使季

路仕季氏矣雖墮都出甲規欲去之而終不能亦此類也今夫楊墨佛老皆有標異於吾儒而各創爲道教之心是以孟韓區區不平而進與之辨今既已辨之矣而世俗尚有三教之目是其爲辨亦烏可少邪孟子受逃墨者而昌黎爲文以覺浮屠與孔子交原壤可子桑伯子之意將無同乎若程之於蘇朱之於陸亦皆慮其學術之或貽害後世欲及吾身而化之使至於中道耳其爲辨雖嚴切而意則甚勤懇也獨明王氏名爲宗陸而實祖楊墨佛老之故智侮聖而蔑賢此陸淸獻公所以

辭而闢之功爲獨大而皆不得以爭言者也才甫又曰居高而臨下無事乎爭才均力敵恐其不勝而辨生焉固已然使僕隸傲庭戸之下或語侵其上人坐堂上者豈可漠然視之而不一禁哉天地之義氣賦於人爲是非之心而其發也爲惡惡如才甫說將使學者摸稜兩可聽異端邪說恣行於世待其自生自滅而吾情不爲之少動不幾人性有五而先缺其一邪且夫上之有刑賞器也下之有好惡道也才甫使人息爭而幷息其惡惡之良有國家者亦將弛其威刑而不用邪

書趙秉文侯守論後

語曰兩害相形則取其輕易爻唯五爲至尊而所以成卦之主不盡在乎五若屯在初豫在四聖人繫屯九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繫豫六五曰貞疾恆不死明乎當此之時材力旣不逮漸積非一日天下之勢已不在我惟夫委蛇容與因順其勢而不與角則可以危而不亡若處屯膏之勢而動爲大貞乘剛受偪而治猛劑以攻其疾有速仆焉耳悲夫趙秉文之論侯守也吾讀而考其時蓋金其季世矣外若龐然無恙而中有一旦

卒然不可諱之憂故秉文激而爲言若此其言曰人平居致養拔一毛以事無用壯夫不爲也故天下甫定無爲割裂城邑以貽後患而其勢不得不郡縣及虺蛇之螫斷一臂以去所患怯夫爲之故太平日久內弛外訌夷狄肆侮社稷阽危人主有睽孤之勢海內無勤王之師則不得已而封建子弟使諸侯各擅其衆而軍不分人自爲戰我衆而彼寡則夷狄不敢侮雖有强大莫利先發而天下終爲我有悲夫生人之禍亂或數百年而一遇或數十年而一遇幸而闊疏至數百年而其發也

倍烈土崩是也不幸而頻數僅數十年而其發也亦稍紓瓦解是也秉文所論於生人禍亂之大數亦無所擇而其爲金謀則忠嘗歎漢唐宋明之末造暴君閒出國勢屢瀕於危迄遲之又久而後亡獨金與元享祚較促且哀宗順帝非甚不道之主履其朝者方幸太平無事而亡也忽焉深原其故蓋二國者起自東陲北漠挾所部之人協心併力以爭天下初未嘗藉力於中國之人故其後入莅中國視中國之人終若悠悠汎汎無與相親比之意高爵要任率付部人而元之世南人仕無登

一品者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豈其所附不堅則植根薄而騫崩者易與抑其先發揚過盛而中虛奘佞之人多不壽與悲夫隸文亦中國之人而爲謀之忠若此夫舜東夷文王西夷與神天者不擇地而生金元於所部特漢高之豐沛光武之南陽耳使一視耦居而無所爲種人貴賤之等豈豈者將習而忘焉久而安焉而惜乎貽謀之不善也然元代封建之制未行於域中而實行於徼外始太祖翦滅西北諸部慮鞭長莫及乃命封子弟以控御之後雖叛服靡常或絕不來庭而

其種類延至於今五六百年徧西北徼外數萬皆蒙古部人絕域若俄羅斯都魯機諸國皆元之後而金源氏無聞則豈非封建足恃之明驗與吾故表而出之以爲中世謀國是者亦不可不存此論以多備規軸也

書靳文襄生財裕餉第一疏後

唐李翱作平賦書方侍郎辨之以謂翱所料百里之賦粟至三十四萬五千石有奇帛至萬五千匹有奇雖吳越上腴不能歲得此於民而翱憯然自以為得余讀靳輔生財裕餉第一疏所料天下實田至二千四百三十萬頃糧至二千四百三十萬石銀至八千七百四十八萬兩覩今會典所載定墾田及歲徵糧銀之數多至三倍而輔亦憯然自以為不易之理必得之數翱與輔魁儒名臣時所取信所言欲垂世立制而幾貽天下後世

以不可測之禍究厥所由皆王制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之說誤之也嘗試以天下之圖按之所謂中原者特燕趙之南郊梁楚以北西距太行中條東至於淮四方計之不過千里他若晉之太原平陽秦之關中豫之南陽及江浙川湖閩粵都會之區稍寬衍平夷川原開豁卒不數百里而止而其餘盡山與水而已山陬水澨民亦且居之而占地不及十分之一二天下之大山水實居其七八漢地理志著之曰提封田爲頃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有奇其羣不可

墾者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餘頃可墾不可墾者三千餘萬頃定墾而實謂之田者八百餘萬頃耳以定墾與可墾不可墾者校得四分之一與羣不可墾者校特十四分而得其一古之步畝小於今而今之疆域擴於古故以今定墾田七百九十萬有奇校漢志略相等漢及今二千年中閒增損贏縮之數不甚相遠則自今而有九有者其率宜亦視此而曷可以三分去一爲之率哉爲王制者漢之陋儒以冥冥決事注疏家習焉而翱與輔更依其說而引伸之自以爲經世之要獨得之祕使

後有取而施用者爲禍當如何余不可以無辨

書太史公自敘後

班氏父子譏太史公論學術則崇黃老而薄五經爲之說者謂特其父談云耳而遷書之尊孔氏則可以謂至矣然余讀六家要指之篇而知談之言亦有爲而發也遷錄其文而首著之曰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明此篇作於武帝世建元元封中距三十年始頗嚮儒術博求賢良文學既而廣心浩大弊中國以事四夷巡游禱祠事端之興若蝟毛談意若曰武帝崇儒宜度越往昔而治效顧不如文景尚黃老時故曰道家使人精神

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又曰虛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綱窾言不聽姦乃不生凡是道家之常言而施之建元元封間則皆切時之藥石也常求神仙方術而形神騷動故諷以先實其神以謂養身之道在彼不在此六家中舉墨氏爲詳土階茅茨之云與營建章作通天臺適相反曰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猶云帝王各殊禮而異務並抑損之微言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言雖墨氏學實行之宏羊平準可不作而德行亦可如堯舜矣篇首稱六家皆務爲

治者末言欲以治天下何由明此篇論治非論學也談非不知儒之至者不儕於六家六家之儒謂博士弟子試太常以文學禮義爲官者耳觀遷所述曰先人有言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於斯則談所以自期與期其子者粹然一稟周孔而不少雜黃老道德之說居可知矣夫賈生明申商於文帝之世而汲黯鄭當時當武帝時言黃老各矯其時君之失建元元封閒儒者推公孫宏兒寬宏曲學阿世寬以和㫐承

意從容得久而好直諫數犯顔色者乃惟善言黃老之汲黯太史公傳武帝諸臣終以汲鄭汲鄭之後次以儒林亦卽此意也夫

書劉海峰文集後

余讀桐城劉海峰文終卷而歎其才有餘而道不足也意其才豪氣猛與　國初侯朝宗文略相類而粗獷亦似之評者輒以昌黎相比況過矣夫海峰爲望溪弟子昔歐陽子得昌黎遺文伏而誦之竆力奮追卒所就傑然欲與之角使歐陽子得親見昌黎其文章所至又當何如望溪今之昌黎也海峰受業其門宜無不經承指授而覆視所爲文邈然不知其出於方氏者蓋望溪致力於經也終其身專且勤窺海峰之文其於經殆苟焉

而已抑望溪介持之操淸明嚴正之氣讀其文可以意見而海峰諸與人書詞意迫促若金之躍冶則有以見其中之狹而無所守不獨文章之工不可同日語而已也唐宋之士類干世求知昌黎年少時亦有之獨奈何不師其長而師其短乎姚姬傳學文於海峰者也其文實勝海峰嘗類纂古文辭乃獨附海峰於秦漢唐宋以來衆家之末豈蔽於目所習而不見其惡與如使讀類纂者屛去海峰則其他文綜擇固已盡善而可以免續貂砮末之誚矣

書陸清獻公手札後

右陸清獻公手札三通爲字僅百八十有七蓋尋常投答非鄭而致於遠者爲之之時所與之人舉不可得詳而余友蘇厚子惇元徒以公故捘掇於故紙之中珍弄之而命余題其後方明中葉士大夫安常習故視聖賢之學爲不可津逮於是陽明王氏出以速化之術倡天下天下翕然從之蓋朱子昌明正學以來歷宋元明學者氣習風聲於茲一變矣浸淫百有餘年以至明亡我朝之初張武承孫退谷輩稍稍能論著其失顧其人德

業間詎不足與相抗衡雖言足以指其瑕而無以勝也公於是時學無師言無聽唱無和獨大聲疾呼不顧流俗笑譏不毛髮阿隨徇護以謂陽儒陰釋之學一日而不息則聖道一日而不著噫是豈得已而不已耶彼其信孔子之道也篤故斥異端也力承朱子之學也專故辨岐途也嚴孟子拒楊墨昌黎排老佛亦若是焉已矣公之生幸值聖君賢相再爲縣令一爲御史卒阨於讒慝而不果進用迨其殁未數十年赫然從祀孔子廟庭天下無賢不肖皆曰固然道義之在人心正氣之不可

泯滅有如此者厚子蓄公之書志公之學有年所獲於
公單詞隻翰而已然因是得想見公謦欬不忍儆棄而
什襲之也則宜余因爲發公所爲功於聖道繇闢王氏
而世執潛菴一書怪公之嘵嘵爲多事則未知公之好
辨爲百世人心計慮不可得而遂已也道光乙未十月
仁和後學邵懿辰謹書

儀宋堂記

事之後起者其美出乎前而兼乎前之美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尙梓周人尙輿夏后氏非不能爲陶而匠非有虞之所及周人非不能爲梓而輿非殷人之所攻富人蓄財三世人不富其父而富其子以其所有之積而多也六經之傳遠矣漢諸儒掇拾於逃藏煨燼之餘矻矻而守之爲之訓詁以通其意歷千餘年而宋諸儒出因是得以推見聖人之底蘊是漢之訓詁宋人非不見也而所爲推見聖人之底蘊者漢儒不得而見

乃宋儒之所獨得也宋儒幸而生漢儒之後得兼有其美若夫漢儒之不逮宋則固如治璞者方攻切其外未暇覩精光之所在而亦其不幸也故使賈馬鄭王而生周程張朱之後其能爲周程張朱不可知其服膺乎周程張朱而不至背馳焉亦已明矣今自乾隆嘉慶以來六七十年之閒學者以博爲能以復古爲高矜名而失實務勞精疲神鉤考衆家箋疏之說下至宮車制度六書假借碑碣盃鼎之銘識而廣爲之證凡傳注之出於宋儒者槩棄不錄曰吾以崇漢而已其徒相與號曰漢

學噫此豈異夫立熟食火化之世而追茹毛飲血之俗
挽碣石入海之河流而反諸大伾龍門以上哉不惟罵
譏吐棄於宋儒無毫髮之損亦且推崇奬許於漢儒無
涓埃之益有如山椒海壖之雲氣倏忽變幻於耳目之
前歸於飛消歇絕泯滅無存而已矣可勝歎哉余友桐
城蘇厚子志篤而行恭近有宋之君子顧嘗鑒漢學之
弊而思矯之以儀宋名其堂而索余文以爲之記夫儀
宋者豈惟儀其言語狀貌而已耶必將深求其心宋儒
之心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藏於經厚子亦取經所云

者反諸身自力焉可已苟或不然而徒標是以爲名則與夫以博爲能以復古爲高矜名而失實者亦奚以遠過之哉道光十五年秋九月仁和邵懿辰記

儀宋堂後記

三代下道義功利離而爲二而猶幸道義得附功利而存何也自孔子雅言詩書禮翼贊周易因魯史成春秋其後羣弟子相與撰次其言辭行蹟爲論語而又各以意推衍爲大學中庸七篇之書經火於秦論語伏於屋壁大學中庸汨於戴記而七篇夷於諸子豈經書之藏顯固有時何尊慕而信用之者少也漢武帝始以英傑之才崇嚮儒術用孔子六經收召當世賢良俊茂之士其後遂爲成格而史遷讀功令乃至廢書而歎班固繼

議之以謂儒道所由廣祿利之途然耳明太祖既一海內與其佐劉基以四子書章義試士行之五百年不改以至於今議者又謂以排偶之文汨傳疏之體束髮小生哆口執筆代聖人立言爲侮聖傷道之大者夫二君誠不能以道義躬先天下不得已而爲此制蓋亦陋於世變而其爲效亦有以陰福天下後世而人不知且使秦漢迄元明至今二千餘年之久田不井學不興聖君賢宰不閒出苟無孔子之六經與夫有宋程朱所考定四子之書在天壤之閒與飲食衣服常留而不敝則夫

乾坤幾何而不毁壞人類幾何而不絶滅耶徒以功令之所在爵賞之所趨故雖遐陬僻壤婦人小子皆能知孔子之爲聖程朱子之爲賢名言於其口而允出於其心猝不知其納於義理之域是其爲效固已奢而澤天下後世固已博矣二君者以功倡天下而道賴以專以利誘天下而義賴以著蓋於計非甚失者向使漢不以經術進人明不以制義試士天下之士不見可欲忽忘儆棄之久雖聖賢精神與天地相憑依必不至歸於泯滅無有然亦安能家喻戸曉焯然如今之盛耶不察此

而尤之亦徒好爲高論而未達事實之過也余友蘇君厚子爲正誼明道之學而棄科舉十年於茲矣名其堂曰儀宋屬余爲之記蓋旣以志其趨向而亦以病夫世之穿鑿新異名爲漢儒者夫漢學長於考訂宋學長於義理固不可畸爲輕重然自明至今所承皆宋學也士大夫必用四書義進其身程朱之傳注童而習之旣長而畔焉何異蟲生於苗而還食其葉其爲蠹學也大矣余於茲未暇與辨而具論古今學術之通乎世變者若此俾夫學者知循今之法猶可恃以安而無爲譁世取

名徒得罪聖人而卒不得而變經常之制也是爲記

惠來縣重修學宮記

三代上敎一而已逮世衰而自吾儒外有楊氏墨氏已而有老莊氏已而有佛氏佛氏所爲說剽楊墨老莊之餘而加恢奇末流益靈怪悅惚故其傳尤遠而其教之被尤廣印度烏斯藏蒙古諸行國及西南海外各國皆是也又若西域諸城郭有天方回教絶海數萬里遠島西夷有天主耶穌之教陽湖趙翼著論以謂溥天下圜地一周爲教凡四孔子之教行中國南極交趾東抵日本朝鮮纔方萬里而不及佛教回回教天主教所及之

廣豈道法之至精非中華淸淑之區不克行習而其麤者殊方異俗皆得而範之故教之所被尤廣與是不然聖人之爲教五常百物畢協天則之自然而爲之制本無精麤之可言聖人之爲教道冒天下而無不覆其精天地由我位萬物由我育九夷八蠻欲生惡死之倫有君臣上下父子夫婦相保相聚自孳息於無窮而不知皆吾前古聖人之神化所薰蒸漸漬漸息推而漸滿也故曰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又曰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

不尊親豈虛語也哉彼宗喀巴穆罕驀德耶穌特事妖魔之神能爲靈怪怳惚愚俗糊奉無與治世之本末而世士怵於其恢詭閎誕之語至與吾聖人之道相提而並論則甚矣其惑也或曰自佛未生時有婆羅門教其教大恉欲令人事天佛之衰而天方天主迭興皆婆羅門之類夫爲教而推本於事天其意亦似善然而必絕父母祖宗及百神之祀以一事天父母祖宗正吾所以續天者而絕之是自絕於天矣尙何事天之云乎回回人有處中國者自奉其教而不以誘中國之人獨西夷

自明末利瑪竇王豐肅輩入中國著書誑耀士大夫或輦金錢罔愚民入焉故嘗爲之厲禁今一切弛解粵東番舶尤聚許其徒公傳習之而吾民自是見聞益靡雜矣惠來小邑也瀕海而邑士方重異卓鷹揚柯庭士乃獨於其時出財力以新孔子之宮及師儒之居而來京師請記其用意之勤有足感者太史公曰自天子王侯國中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董生曰諸不在孔子之術六藝之科絕之勿使並進余爲發此以告粵之人倘緝耳目專心志一之於士術若惠來之爲而無怵惑於異

說焉可也

記汶上劉公撫浙事

汶上劉公之撫浙也自庚子迄癸卯先是公爲四川布政使劾成都守謝興嶢風采焯著尋有風痺之疾將引退而英吉利破定海浙撫烏爾恭額譴去以公代時軍興疆事方殷意且調他撫之練於戎略者而公顧擢自藩司自公在任朝使先後至浙者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代之者兩江總督裕謙既而有揚威將軍奕經參贊文蔚等從官吏百數徵求宣索之使狎至公視法所當與者外是則深擯固拒於小人含愠莫能殄也而煩

以是得於民公所主民事及支度供億其剿撫異議元黄反復洎軍行謀計一切未嘗使公聞而卒亦不被其咎焉甯波失守夷艘越姚江而西會城大震十室九徙箱篋塞衢路藩司常恆昌至虆官舍後垣出親屬北遁公日夜泣諭僚屬徧謁里居士大夫出貲力治守禦具數日稍定令坊置栅人無貴賤皆行夜巡邏徹旦自策馬風雪中督稽之乃槃捕誅賊閒十餘人奸人不得逞竊盜屏跡十麻子者沙棍之渠其徒散布江岸一呼千人立集公計倉卒將爲肘腋患莫若因而用之召之來

命坐推誠與語十麻子感泣願盡死力立付千金市旗械練技於江山聲容甚壯人曰英吉利而果至十麻子一軍效命當倍鄉兵十倍於官兵夷酋語人曰吾非不能入自錢江克會城聞劉公能用其衆兵鋒合其衆將致死縱拔之重損費士卒故不爲也其言絕恣誕而公仁恩之愜於物卽敵虜且覘知之矣長溪嶺之敗奕經文蔚盡氣西奔將士隨風靡公以一令箭俾錢唐令劉秩遏之西興曰敗兵敢過江者斬文蔚爲奪氣不得已而駐越中焉時浙東西大雪深丈許壞廬舍無算甬東

民流轉以數萬計公悉意振卹入奏語悃款曲摯讀者
爲流涕壬寅夏捍海塘圮公馳視召耆老汎兵雜詢曰
今完塘費錢幾何對曰須百萬公曰塘圮不甚廣而費
若是多何也曰公所發者銀也自公而藩司而兵備道
而海防同知乃以銀易錢鳩夫購木石計旬以外爲速
潮日齧圮處深廣倍是則幸矣公曰然則奈何曰官事
有程不可如何也公噭然而哭曰國用方耗安所得百
萬金爲今計無用監司郡丞吾立出十萬緡付若若輩
爲我盡力經始今日可也民先時固已信公聞公言歡

趨之塘上有祠昔有縣令范公以擅發庫金治塘獲罪民祠之所治塘上卽所圯范公塘是也公舁塐像共曝烈日中曰潮水至吾與若俱漂矣十日而畢省巨萬金而功固愈官築者然公由是得疾乞假調治既得請養痾西湖之濱民數十百人昧爽守錢塘門候啟鍵出擁館門前問今日安否會城醮壇以十數兒婦人皆醵錢爲誦經求福私禁屠宰市肆絶羶腥焉未幾公去爲浙閩總督夾道焚香跪拜數十里不絶父老曰所見賢撫軍獨黃梅帥公威惠覃一方然羣吏承政民熹如日用

而不知若公之鼓舞羣動意康熙中趙恭毅朱文端有此百年來無其比也始辛丑壬寅閒鄉曲每剽富人財告官公悉寢不問富人多蓄怨然是時强寇歷境客兵鄉兵合數萬剽者不辨兵與盜或枉撓致內訌公非畏事養患者也久之富人亦心饜曰微公吾屬且無身無家於貲聚何有噫公可謂明於大略矣

廬陵先生生日讌客記

宋廬陵歐陽文忠公生景德四年丁未六月二十一日迄今道光二十有七年丁未凡八百四十一年歷十五丁未矣公之生僅六十六年其豐軀偉貌美髯而秀目可見於今者以其畫像而精神志氣儀容語笑如或見其深靜寬閒而曠遠者尤賴其文章之存喜往復善自道其爲之文多使觀者洽浹於心目悠然懷想而不厭雖幾至千歲之久猶一日也余於公與共朝夕寒暑於苑廬西齋奉公之像覽公遺文乃於是日直番休退懸

畫像於家置酒召客以爲公壽者余之不能巳於公也
而客盡一時豪俊好古能文之士使公生存於今其必
所親與也雖以余之無似苟致如此之客亦宜不弃於
公京師賢人士尤衆有不能徧致者不獨七人而七人
亦既多矣方公生宋世極盛其少年時交梅蘇尹謝之
徒歌吟跌蕩相淬磨於文辭既而登兩府與韓范富諸
公上下其議論晚而王曾蘇氏父子昆弟出其門一代
人才之盛公以一身先後及交之朋遊聚處文酒談讌
之爲樂豈尋常可及而到今七百餘年吾徒區區復相

與從公爲一日之歡豈不懿哉觀公自爲于役志景祐丙子出令夷陵沿汴絶淮六月戊辰泊楚州具酒爲壽公於舟中時年三十則夫世俗生日之説亦公所不廢嘗受琴於孫道滋今客有孫編修爲鼓幽蘭一曲而梅郎中者都官之遠孫期各爲歌詩諷道以娛公者七人之交慕於公也公其果聞之否邪六月戊辰仁和邵懿辰記

檢書圖記

古之書必手自傳寫藴書至千卷稱多焉自板刻行擔千金入市捆載而歸萬卷可立致也而書之出亦益多四庫所藏合數萬卷列書名卷數而不入錄者又數倍之而近世人所爲詩文集與稗官家言科舉之文二氏之書又出其外焉其多如此日衍不窮其何所底止元儒吳氏海有激而言謂盡起秦皇帝時拉雜摧燒之然譬諸草木貫四時而不刊落者獨松柏青青其他繁英叢榛隨消翳於土壤何待焚而後滅哉顧謂傳有幸不

幸而前此之槩株末拔後此之萌枿方滋使學者聰明蔽虧溷於一切而無擇余嘗病焉欲列編書目自經史外濟於實用而不可闕者若干家雖不甚切而足裨見聞資考訂者若干家其餘概從薙芟使學者耳目不至淆而無所入心思不至汨而無所出而卒卒未暇爲也在京師用此道以蓄書凡數十簏南歸舟敗漏霑溼者半焉竊自維念經者天地之心史者天地閒簿籍也必木板刻之精善者而究心焉外此宋儒者言理道之書乃經之支流亦天地之心之所寄韓歐以來之述作言

文而行遠乃釋經作史之準的也其書要不爲多惟近世掌故經濟之書不能不多備規軸焉大抵所守至精而用心不雜則淸虛之地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古人之心亦時來會於吾心而書不至徒多而無益矣海昌蔣寅昉蓄書於澉浦祠樓屬戴侍郎爲圖而書來索爲之記其書曰毋導我以諛夸必告我以所以治書之法乃舉夙昔所懷念使書皆有益於人而人不至受役於書者以復於寅昉其見謂宜然否也咸豐八年二月仁和邵懿辰記

鈔方望溪奏議後序

望溪先生奏議十九篇自桐城桂林方氏家譜鈔出惟江南閩廣積貯議一篇先生曾孫傳貴刻集外文有之而題目删去議字餘十八篇皆前後刻所不載者按奏議既載入家譜傳貴不應不見而續刻未收豈以文有未工而屏之不使與諸用意之作相閒厠與然自古奏議之體皆取明白剴切不矜琢鍊之工觀韓歐諸家集所錄奏劄類俱較雜作稍似放筆爲之葢體裁不得不爾而骨氣故在識者自能辨察且建白國家大計忠君

憂國之意溢露言表足以覘儒者之實用胡可廢也上元縣志稱先生當官敷奏俱關國計民瘼今觀請定經制等劄子煌煌鉅篇乃經國遠謨餘亦直抒所見不肎一字詭隨生平端方嚴謇之概可以想見曩嘗病望溪集闕奏議一體今喜得而錄之他日當益搜先生遺文重刻以惠學者庶表區區私淑之志云道光丁酉九月三日仁和邵懿辰

龍樹寺壽讌詩序

夫人之久生於世年自六十以至七八九十從未至乎是者比觀之而强名之爲壽從已至乎是及又進乎是者比觀之是皆其數自致爾亦未始見爲別異而可貴也。惟夫能文章之士其所爲文固已足垂數十百年之久甚至逾遠而彌存而其文章之工又必待其年至而積以多而工者益甚工而近世號工於文者取集中所爲作而覆其年月四十以前者蓋無幾其尤工而爲人所愛誦者多五六十以後之爲蓋閱天下之理與事益

詳而人之與人流連往復之情亦愈久而深且至則所謂垂數十百年之久以至逾遠而存者果亦視其生世之久遠以爲差而其他不幸中道而止者往往猶留未至之境爲後人所慨歎故夫能文章者之久生於世非如世人之但久於世而已也而與並生於世者或以其祿位容貌而視之與凡爲壽者等則未達於天之意也道光乙巳之春三月二十有五日伯言梅先生壽六十吾黨之士相與讌於龍樹之寺以致其庶幾久生於世之意咨爲詩而懿辰爲之序惟明以來之爲壽序者不

詩而序夫其生於世幾何年則何序之有溯元人所爲序皆詩序也亦猶唐之爲贈序者始莫不有詩後乃無詩而徒贈以序是皆詭而失文章之體不可無辨而吾伯言先生之爲壽意天將繼今而遞與之年以大昌其文其義非詩所可盡故爲反復於天所以開先生與先生所宜益自重者以揭於詩卷之端

贈陳蓺叔序

三代以來師之道未嘗絕於天下漢人士守家法以經相傳授師徒承學特盛唐則有文章之師宋以後乃有講明道學之師程朱爲大宗其徒遞衍歷元明迄於國朝支分蔓延若瓜之引瓞而逾長若松柏柯葉之彫而復繼蓋未有如乾隆之季以至今日凡學廢不講經師人師之緒斬焉弗續士芒羊四望而無所之欲負笈千里從一先生遊而不可得也方乾隆中俗學橫流世聰明傑魁之士相劘而爲考證纖末之務名治經而經

目以薇晦獨桐城惜抱姚先生卓然不惑其說而新城凝齋陳先生師友雷翠庭祝人齋之倫以正學教其家守程朱不易故至今天下語正學之所恃以維繫而足爲士大夫求師友者之所資藉在江左右必推桐城姚氏而新城陳氏尤旁魄鬱積材子弟甚衆科第蟬連名位烜赫百餘年不絕若吾友蓺叔則凝齋長子觀察之曾孫陽湖惲子居所記以爲光祿房者也蓺叔世家子而資好學治春秋尙書勤甚所爲說單思獨造不苟傍前人而義理一信程朱居京師四年與姚先生門人梅

君伯言遊益講受古文法而余與蓺叔每見必討論經義癸卯之春蓺叔將歸就秋試於其鄉於是吾黨之士重惜其行而余乃爲言以送之嘗歎漢史稱王陽之子孫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後漢陳氏亦有公慚卿卿慚長之言葢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如酌尊然本醇而末益漓自然之勢也然苟能無漓其本益培而大之若木果之復於地其究亦可以參天蓺叔歸而能以是力於身而盎其家人夫何待余言余尤願蓺叔益堅程朱之問學而畢力於所已治之經異日大師崛起

若孫明復石守道之在泰山徂徠閒隱然名動京師天下執經之士與夫士大夫之儻焉靡所歸者將於蓺叔乎講是而去其非則所以紹凝齋之傳而為陳氏之光榮孰大焉而區區科第名位之有無又不足為蓺叔道也

送項几山序

癸卯秋余在京師或言瑞安項几山物故余聞則悄焉以悲走告君素所善梅先生伯言先生喟曰吾見儕偶中體氣充固無與君比者而遽止於斯嘗館於余方隆冬余夜寐疑欜聲胡不至君舍且以詰家僮僮言四鼓霜始隕君科首步庭中仰視星文何入邏爲抑聞君逾壯强未舉子毋喪覗善兆未得常以是汲汲而遽止於斯因相對喉欷不怡越明年正月君甥孫庶常鏘鳴至自瑞安乃知君實無恙向所傳聞迋也復走告梅先生

相與喜噱未幾君至試禮部報罷大挑得教職再閱月來告余以別惟君家居余未嘗不思既來京師所居去余邸五里而近會暑雨道塗泥淖閒以人事往來晤語屈指不十數纔七八會面耳君鄉舉以道光二年及是倦游明歲禮部試定不來矣今持教官告身歸將待銓缺於家然則自今君之復來京師吾兩人之得再會合以否殆未可以期也君所志二者其一有無多寡遲疾之數固命於天而不可逆矣其一遲速佳惡雖亦有數存焉而要爲可以自主也夫一氣流行於天地閒其閒

傳次節目人從而控指之則謂之數而術生焉然其有可控指者若可知而所謂流行者終不得而意之也故凡數術之乘於氣其歸鮮有不差獨其得以自盡之理爲可自主而氣與數轉從而聽命焉此君之所當勉也於其行遂言是以處君意君之闡是其曠然滌去癥結破脫桎梏而於別離分散之戚死生契闊之感第事之小小者更不足芥於君意矣

題寒機夜課圖後

余年十六七得友同里伊遇羹治經義討論古書相與窮日夜親知還往雖衆至以心相與交逾久而不可柬無遇羹若也癸巳余歸自京師得三人焉曰桐城蘇厚子嘉興高伯平德清沈閒亭三君皆舍館於杭閒亭故余辛卯同歲生一再遇於京師未及相知戊戌來杭州始定交厚子伯平斷斷治宋儒書而學少孤隘閒亭閎見該洽而雜漢學議論尚恢奇然皆勵操行濤苦介特與接席輒肅乎起畏而忽不知自息其非心庚子余再

至京師得二人焉曰武林楊性農瑞安項几山性農矯
激負氣而几山愉愉久而益可親所學䂓閎亭尤廣博
旁涉天官歴祘陰陽風角諸雜家之說始戊戌歲嘗過
杭州訪余瞿氏之齋一面而已交密自繼見始余從容
謂君家有數頃之田足供饘粥年四十未有子嗣自壬
午鄉舉閱今二十年矣十上春官而無遇庸不可以已
乎君泫然曰此吾母之志吾仲兄之命也吾母夙苦節
教吾兄弟成立嘗惓惓以讀書顯達覬吾仲兄兄性豪
曠治詩古文辭不屑意舉場以責於吾爲是數數以來

吾非汨沈聲利者也然吾自今亦游倦假而從子中有發名取科者吾之責其可貸而得終已杜門從吾事於甌江之上矣余聞而感焉今年辛丑榜揭余與性農皆下第性農先歸楚南余前試中書舍人獲取錄將待欽禮部而几山亦以手校三國志未卒工宿留旬日既而來告別乃出所爲母夫人寒機夜課之圖命余題後余覩君仲兄自撰母夫人事略敘次惻惻動人文筆特工當可信無迋辭以母之賢天之與善意君其終有幸焉抑子姓繩繩需於後以大其門蓋可卽是圖以劵無疑

也夫人姓朱氏君之生母湄德懿行之詳具事略故不復著而特志吾兩人交密之由兼以志別几山返甌江道出吾杭訃厚子已去杭爲秦中之遊不可得見見伯平而訪遇羹閒亭其爲道余離索之思並諗諸君以余所以羈棲京國而弗谥歸盇亦有不獲已焉而非遂汨没於聲利也

題黃忠端公謇騷卷

明漳浦黃忠烈公石齋先生文章雄偉博麗而勁正文如其詩詩如其字字如其人雖其爲理學經學亦然蓋其生平得力於孝經儒行二書故能剛毅特立而惓惓於忠孝大節固由所性天授亦其所學然也儒行集傳包舉古來之學行緇衣集傳包舉歷代之治道坊表二記亦各有發明而孝經大小集傳發揮旁通使愛敬之德不孤而足以冒天下之道皆發前儒所未發在詔獄時書孝經百餘本各爲之跋本本不同而此所書謇騷

九章草於南京尚饍監中去授命旬日耳悲感雜沓靈爽儵忽與三閒大夫爲朋而高皇二宗相爲上下其中抑轄𢠸戾有古今同嘅者使後人攬觀𧥄然心傷不知涕淚之流落焉寅昉既視余以公夫人蔡玉卿所寫孝經復屬題此騷卷乃識數語於其後咸豐十一年五月乙卯邵懿辰書

張楊園先生傳

先生姓張氏諱履祥字考夫浙江桐鄉人也所居名楊園故學者稱爲楊園先生生明萬歷中年十五補邑諸生少讀陽明龍溪之書則慨然有志於學先是東林甚熾高顧諸公各標宗旨講學名觝排王氏實出入於艮知之說其後念臺劉公設教山陰以慎獨主靜爲宗先生聞而往師之年三十餘屏居教授益刻勤於學夜不就枕者十餘年既而悟師說之非乃力闢王氏壹心於程朱操行粹然於交友盡規延掖後進殫心與力所著

備忘初學備忘等書平易篤實論者謂直接薛胡之傳以康熙十三年卒年六十四嘗評王氏傳習錄以爲讀其書使人長傲文過輕自大而卒無得又曰一部傳習錄吝驕二字足以蔽之同時平湖陸清獻以閑聖道自任斷斷辨王學之非與先生家比壤而竟世弗相見先生没後清獻始得見所著備忘書歎爲篤實正大足砭俗學之弊云先生少壯有大志晚乃避世畏聲利若浼所教授皆童蒙以舉業請質者輒謝弗納其韜晦如此論曰楊園先生將葬祖而櫕室爲盜所焚長女適非人

爲所毒殺其所遭視生人特異老年妻生二子迫殁後
相繼以天而訖無主後又神道之不可究測也然宋元
以來辛以近代儒者祔食於孔氏之庭如先生殆毫髮
無愧而後之王者所必取也然則天所以賦之亦優矣
道光十有八年春三月仁和後學邵懿辰謹撰

孝子王立齋先生傳

廬陵縣孝子王立齋先生者名殿塀字叏佩其父光昇先以孝行名載廬陵志矣母陳氏事姑亦盡孝上食必旁立被撻於姑無恨色所生惟孝子一子孝子事父母生而盡禮沒而廬墓三年毀瘠骨立朝夕上食遇疾風雷雨繞墓而哭杖桐植墓旁忽生枝葉他異徵甚衆廬陵人欲聞其事於官孝子不可爲吉安府學生五應江西鄉試不得舉年五十三嘉慶元年正月卒卒後八年旌於　朝又八年次子贈芳成進士入翰林仕至雲南

鹽法道先後得贈官如其子孝子爲學本曾子榜其室曰守身自爲說以爲人受生天地父母以有身身非小也古人愛身有待養身有爲不自私其身乃能成其身自曾子啟足啟手推而至大舜明四目達四聰無二義也生平於收族合屬寶盡心與力爲勤儉誠敬四訓揭塾壁行必張拱居必正衣冠盛寒暑不少變方乾隆中士大夫騖爲考證訓詁之學內不本身心外不可推行於時虛聲慕古古籍愈出而經愈裂文華日盛而質行衰禁宋以後書不給視肆人鬻宋五子書無過問者應

舉爲四書義敢倍異朱子之說答策必詆宋儒士著書滿家校其歸與庸俗人不異君生其時而獨眷眷聖賢之遺訓期見諸躬行家承孝義至通神明化國俗余尤偉君守意自如不與時變化爲可尚也慨自元明來迄我

朝康熙雍正間正學之傳未嘗絕也至是而斬焉弗屬以至於今以天下之大不謂無人其聰明秀傑者則皆靡焉同流以從世好矣意必有顓苦介謹之士伏處深山窮谷之中絕遠都市不漸於俗學以庶幾維持垂絕之緒嘗陰訪求不數見如君殆是也修於家不升

於國行孚於鄉而學不推於當世以世無輔翼而成之也然可謂篤志守死獨立不懼之君子矣孝子妻劉夫人亦賢孝善教其子後孝子二十三年卒孝子之卒也山陽汪文端公志其墓後五十年仁和邵懿辰復論次其學行爲傳補誌所不及焉

復方存之書

十一月杪陳冰玉兄來交中秋日手書展誦之下爲之神往慓咽無已現在瓜州鎭江克復官軍會攻金陵楚師又自上流直達安慶此賊之滅當可期待江蘇浙省漸可息警汴師至正陽關捷後當亦可移併而南則潛皖之間冀併肅淸貴邑直北路之衝爲江南及楚兵兩路全勝之兵所不至則恐賊由彼竄能得汴師進攻亦有一番抵拒然而賊勢大衰掃蕩之期必不遠矣吾兄意欲出遊或少待事定東南之路大通或恐賊困思闖

則必四野掠人爲助旱出亦非無見相隔遠難以代爲揣度吳竹如方伯素講理學爲當世大君子足可依歸弟自出京至今並未與通音問道義之交不徒形迹今謹作書一通併寄如東遊可面致之何子貞亦在歷下其學問稍有不同已於竹翁函中附及不另作札也侯命錄好到極處想爲刊刻行世尚未果所言上及君德時務世道人心及處身立已之方無不精切懇至眞按切時世之談非空空爲格言而筆力緊峭沈摯令人竦動開沈痼而發藥石大有補於世教惟引子見晁瞽一

條意包前條之內立義不深擬節之伯夷叔齊條又如
文王三分以下語意有病亦節其半柳下惠以不羞汙
君不卑小官全其性分句擬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八
字未條引莊子夫子其行可矣此問答語氣既節其上
此句亦應併節擬於賈生條下即接莊子一條至奚暇
至於悅生而惡死止再接濟明一條此三條併爲一條
未識是否又前數條所刻蔣常諸人業已死事如刊刻
擬渾作某某亦厚意也此書原擬繳還想尚有底本而
此閒人借看者多故遲遲若必須還仍奉寄可也厚子

橋梓窮處空山變莫能助惟爲呼籲皇天不絕其命爾弟八月中爲家母八十壽九月下旬大兒娶婦刻下又須爲次女贅壻中間爲近地之游在家時形勞殊未暇握管爲文易曰益之凶事又曰動乎險中兒輩所處之境極苦然因是動忍堅定成就可觀如弟者學力本末深純且居省會繁華戚友酬應殊傷道心用自懼也陳君云年內有足回桐作此奉報惟爲道自愛咨圖他日良晤以慰飢渴不一一

湯海秋哀辭

壬辰余始至京師見書肆閒市湯君海秋時文善瑚繪物情而舉以大氣其源似出於方氏秋客眞定從人閒得君五言詩一篇崛奇可誦益有意乎其人及庚子再至京師而君以憂去詢諸朋儕則曰海秋詩若文今所爲不及先時之爾雅豈宦成志得不矜心而出之乎壬寅冬偕其鄉人曾滌生偶過君一見語合會日暮遮留眞酒驩然如故交始君登第年甚少山陽汪文端爲坐主奇其文名是以起而君顧自詭高語周秦廣衆中曲

詆司馬遷韓愈以張其說人或觝不服輒出所爲浮邱子俾讀浮邱子者倣昌言論衡道古今政俗得失人情事變以二字標題凡九十篇篇萬餘言讀者不能終篇益愕眙對君君則鼓掌掀髯大喜嘗見謂曰子文筆天出愼無徇世所謂八家者余謹謝曰生平但識歸熙甫方靈皐猶病未能敢望八家乎然君雖放言奓論特以鎭流俗之人至於文章徑涂出入體制佳惡自了然於心見他人所爲作卽不當意亦頗隱憚之晚交上元梅伯言馬平王定甫梅君老矣嘗及姚郎中之門定甫後

出所爲文皆八家之流而旣君之沒卒狀君行者定甫
而伯言實誌其墓焉君儻蕩不規規繩檢然豪氣任事
自部曹直軍機處擢御史不兩月以劾載銓罷定郡王
載銓未襲郡王時爲工部堂上官奴視其屬出俚語罵
詈君聞不平入臺卽上章論之君雖以是斥還部而載
銓自是未嘗攝部事英吉利款於江甯君條制防之策
三十俾長官轉達郎官資深需次將出守而暴得疾以
卒甲辰七月九日也年四十有四君諱鵬益陽人癸未
進士海秋其字也辭曰

衆詆訕君之人兮孰知其氣陵物而志沖衆怖君之文兮孰知其𪊟於外而嗛中慷慨論事兮覬攘奸凶忽蹶不振兮憤䀜其躬知斯人而自㓹以死兮益余心之忡忡

同郡公祭朱禮部文

吾杭之人來仕京朝率四五十纓組其彰非者公譏歎未及卅綠管嘔軋驢情少戢孰圖日旬乃更摧替失章比部及君而二君在祠官歷十六春丙申聚今八載尤勤暄寒雨風靡日不到不誤毫毛以力蒐討故事郎吏逮縮曹印三歲考績依序平進凡君再逢並佹失之勞事一埤而斂其施黃鍾瓦缶世久罔辨鉛刀使割謂莫邪鈍韶守之銓或曰庶償抏如不克獲俾君藏雖君天疾非以此致運命固爾而巧相值旁觀傻氣豈況當局

食下鬲逆奄竟不祿風馬霆輪其上於天曩歲夢徵翳
君或然死而爲靈人世則棗鼻端垂白其來有自惟君
問學名父之承六籍百氏闇誦其能餘事帖括乃名一
世著籍千人賓實門子負著作才惜未成書天不假年
亟殁唏噓議禮家言紛挐聚訟伏案敦敦析尨理宂戎用
切務夷一是靡悖經典禮服出入尤精讐勘緗黃給牒
亦隸祠司有廢莫舉君恆力持及君在告言路件列嘻
寅清地而校檢括力疾爲書以啟大宗彼亦吾民敢愬
其痌君心忠戀若此可見假而登用於國亶便如何閟

塞有隕旣速知與不知閔此凶酷吏失其師學者罔歸

㓲同里閈曷制涕洟天乎已戚老成不憖㪯薦醪羞用

酹歸櫬尙饗

祭劉茱雲文

嗚呼我初見君少鶴之室通眉短視其神邮方春春熾炭自恨羸疾氣則莫禦焱發濤溢時君贅陳而悼其匹慰君自寬於後交密爲文字飮數召君同余及少鶴朱曾馮龍泉癖聚書有倡梅翁慶得珍本交嗟坐中眼明記醜材孰君雙帷書愈多孰嬦佴蔓說經滿家十言九畔君勇討治明覼隙定以精裨宋剔漢糅亂開塗掃軌掖進蒙丱此志不讐天不永算始君載鰥載連鄧姻鄧氏富有哀婿女貧君旣受助義不自克有親莫養賴他

人力盡孥反諸歸侍寿官婦亦賢哉無怨具歡會丁歲
澇漢水稽浸或浮棲苴無死則幸安取食藥中溼疾病
臨絶灑然奮草遺令行身斬斬一宋賢法如是不止宜
成德業神乎忍奪俾中道跌遺墨傳看士友嗚咽方君
未行少鶴先之宿留海上三歲不來云嬰惡疢殆不可
爲君顧遊死彼豈聞知吾儕漠然靡勸會期秋風起矣
梅亦志歸庶見少鶴而君已而死生契闊曷既余悲尙
饗

處士蘇君墓誌銘

君諱堃字贊兩先世明洪武中自鄱陽徙居桐城之金神墩桐城多巨室而蘇氏代有文學質行鄉人式焉雖無仕於朝族望常與公卿家相埒曾祖懷玉祖芹考正芬君少失父母長又喪其祖遂棄書行賈往來吳楚閒守義介如錙銖不苟求取以是不得贏然好施與常典質以賙所親之急者祖墓在查林距其家六十里道隔重湖水涸時人行湖中嘗發春省墓跋涉淩淖閒脛趾徧裂血淋漓改建宗祠督役劬甚至廢寢與食要束族

衆無不畏服者其卒也奔哭皆失聲卒後八年鄉人傳君行義列入縣志余嘗觀古名臣大儒之興其先必有密勿之行爲之基兆而所遭際往往出於艱難窮隘迫其末流亦無所藉以爲不善抑陰謀之家類不能昌其後而不忍以私利自予者其心清白可與天地對夫然故福及子孫而有餘君蓋年五十一始有子曰惇元訓課甚嚴未嘗以晚出故少優假之惇元既壯則讀濂洛之書而慨然棄科舉於今有年矣將求所以大崇其親者然則君先澤之所傳其不自是益遠邪君卒於嘉慶

已卯十二月十五日享年六十九孺人同邑徐氏　贈
奉直大夫之桂之女偕處貧無怨益勵以勸君性嚴栗
小不遂輒用譙讓而孺人曲下之母太夫人耄年依其
子杭州官舍以歿孺人雖已篤老哀號如孺子每篝燈
縫紉課兒讀諸女紡績雖雞鳴而息旦即起如是以為
常道光壬辰四月二十八日卒年七十四子二人殤一
人其一即惇元女六人殤三人餘皆適士族孫二人求
莊求敬惇元將以丙申年九月十四日葬君於查林黃
公山龍頭石先兆之次奉孺人祔先期請銘余辱與惇

元交善乃據所述爲序次其略而銘之銘曰
處約而安全其天得子而艱象其賢再窆不通貽令名
以無窮

吳子樸墓誌銘

子樸諱嘉材南豐吳氏吳氏多才子子樸從昆弟十人皆賢俊余識子樸從其從兄子序旣又識子序之弟子猷子樸之兄子範子序官翰林居京師子樸之親爲涿州知州密邇京師時往來自子序以通經學古倡其羣弟精治易及禮服務爲深湛之思撢擢奧祕每羣從沓生辨難蠭出余閒詣闈之未嘗不歎吳氏昆弟相師友聚處論說之爲樂也子序言學主陸子靜王伯安求明於心而子樸自弱齡喪母毀甚瘍生於肘貞疾垂十年

瞑眩中取閱佛老子書以自廣因以究子靜伯安之說故其說尤要眇精至雖子序不逮數與余論辨往復未嘗不歎子樸求道之疾敏而立志之堅決也子樸日必合目危坐一時許以攝存其心右股幾廢然左手書爲小字絕端好以親命應京兆試提筐三入而出無倦飢之色癸卯秋灤州楊生同號舍言其鄉草澤醫人屬召之歲餘不至意且忘之矣甲辰十月子樸以事如京師而醫適至挾還涿俾注藥患處血涌溢不止以卒年二十八妻包氏無子始子樸持陸王之說于範顧不然之

獨好陸清獻公書用相觝以語子猷契合故子樸喜其子猷論說而子範常落然其家庭論學不苟同如此子樸喪厝僧舍中反葬未有期而子範來告余孫志之乃爲志曰嗟子樸命之促歷楚毒又無續如是所遭豈非酷然貧竊學乃天篤高朗其不愈黜黷心精騰升釋攣縛魂無不之體藏隩

誥授中憲大夫湖北糧儲道林君墓表

道光中語賢相必首襄平蔣公所推轂天下賢人士甚衆瑞安林君其一也君諱培厚字敏齋先世自閩遷於浙爲溫之瑞安人年十五入學第一後屢試皆第一而獨艱於鄉舉凡十二試乃得舉至嘉慶十三年成進士入翰林年四十五矣又八年出知重慶府嘓匪帶刀異常製藉境中鍛者若干家禁毋製賣有犯則坐沿江渡船爲盜資籍而稽其出入刻姓名船側盜爲衰止民好習天主教搜其書數十種盡批抉其謬妄多悔悟自改

攝川東道所屬雷波廳民夷忿爭或覬邀功請發兵君不應立縛治其魁餘悉貸遣所全活甚衆以是受知於川督蔣公嘗奏稱君明幹實心又與人書稱蜀員吏惟君與楊太守世英耳毋憂歸服除起知天津府時蔣公徙爲直督畿輔大水百二十州縣被澇災津地窪下害尤劇君徧行屬縣振活飢民七十七萬有奇他屬民流轉入京師就食係藉棲流所列郡多有獨無津屬一人奉天臺灣商米先後抵海口議以官錢收買君委曲劑量商民交利而官不費會有　詔督撫特保屬吏之賢

者蔣公舉君等五人牘上不旬日擢大順廣兵備道畿南澇後大興修水利先在天津治淀河至大名治新衛河洺河等浚築悉中程度先是君數語蔣公時事利病屬吏賢不肖布政使屬之申心害之有所徵求又不輒應重嗛君蔣公入相那文毅代爲總督乃搆君於那公坐河北旱荒施賑不如法劾君撤任另補已而那公獨悔深諭君而　上亦夙知君不如所請令來京引見改授湖北糧儲道河患淺漕舟數阻蔣公以大學士出督兩江期入省漕首夏畢渡黃河乘清水盛漲浮渡

遴利爲嘉慶以來數十年所未有君所部尤速達蔣公特奏　給恩敘焉三運無誤例進官　上意亦嚮用而君竟以積勞卒於通州行次道光十年九月八日也年六十有七先後娶皆薛氏無子以兄子栻爲君後方

先皇帝初年銳意求治一時賢能布滿朝列在內如汪文端松文清王文恪在外督撫如趙愼畛阮元陶澍帥承瀛程含章朱桂楨姚祖同黎世序諸公皆名德重望所至留意人才而蔣公尤表裏洞達好激揚善類其所稱引立擢起大位與君同舉者鄧廷楨阿勒清

阿璧昌後皆至尚書總督其他不可勝數而君被公知
尤深數數稱譽顧不獲竟其用而位出於監司是固君
之命也蔣公旣以伉直不得久居中君卒之歲亦以事
去位自後在位者卒不能如數公之用心老成徂謝輿
賢之意衰人才益不古若而吏治日以荒矣君卒逾二
十年所繼兄子栻之長子句容縣丞用光始克葬君於
平陽縣三都象嶴山之麓匃其同官震澤張履爲墓誌
而復以狀走京師求爲之表乃質言爲治大略所以受
知於蔣公者且致盛衰今昔之思若其餘行世系生卒

之詳張君悉譜之矣茲不具咸豐二年十月仁和邵某

表

前福建水師提督許公墓表

公姓許氏諱松年字蓉巂浙江瑞安人也當乾隆嘉慶之交川楚奸民蔓熾海盜乘閒嘯聚蔡牽爲大朱濆次之挾岸奸結聯夷舶合數百艘擾浙閩粵三方海上凡數千里垂十數年而後破滅時語水師良將推壯烈伯李忠毅公長庚及忠毅所識拔裨將若公及王公得祿邱公良功等忠毅之擊牽濆公等嘗爲軍鋒臺灣之役公及王公別將洎忠毅戰歿訖滅濆者公滅牽者王公邱公三公後皆位提督繼李公任王邱並膺五等封而

公亦以徽懿朱濆　特予孔雀翎世廕雲騎尉其後十餘年公任福建提督總督以事劾罷公家居一年旋卒卒後又十餘年英吉利寇中國浙閩粵三方騷擾殆遍時承平久水師積驕艇舟械窳敗而公等部曲亦散亡略盡矣不獲已取征川楚時一二宿將臨之水陸不習輒無功或敗衄至誅死於是世乃歎公等當日衝歷風濤冒鋒鏑煙火搏死戰於洪波駭浪之中其事爲尤難又重歎公年壽之不永脫今猶在不過七十餘古名將垂暮樹功名多矣以公材留遺至於今日賊殆不足滅何

文吏牽掣妒娼之患即封侯賞豈足道哉公之卒也不得棠易名之典其葬也誌石未具道光二十四年四月於是仁和邵懿辰始因其子錫麟之請爲文以列於外碑按年譜公貌魁偉異常人幼隨諸兄讀輒逃塾馳馬乃就武試年二十中武舉再會試不中入營効力以千總擢鎭江守備護參將時李忠毅公爲定海總兵統官軍剿牽等以公爲先鋒自是每戰必倚公度重洋追捕屢有禽斬先後獲賊目及舟船礟械無算嘉慶初擢定海遊擊李公擢提督公亦署玉環參將旋擢福建水師

提標參將仍領北洋舟師始蔡牽踞閩洋朱濆踞粵不相攝未幾牽獲閩商巨艇刼臺灣米分餉濆遂與濆合連艅百餘入閩洋戕温州總兵胡振聲復合犯浙海鋒銳甚時忠毅總統閩浙水師遇於扁礁洋二賊結爲橫陣公秉李公令分舟師爲兩翼左右擊而自帥銳師突貫其中賊不支遂大潰幾獲牽牽委敗於濆濆怒黨復分是時賊艘多倍我方戰公勇氣踔厲銃矢傷面不避李公大賞愛益內親公乃請公女妻其嗣子十年護金門總兵四月敗濆甲子洋六月擊青龍港當是時蔡牽

數大創乃謀奪臺灣爲窟穴大舉賊衆盡載所掠財賄入臺灣樹旗稱王攻府城他賊萬人別屯州仔尾沈舟塞鹿耳門以拒官兵之赴援者李公至不得入諜知南汕北汕大港門可通小舟令公及潮湖副將王公乘澎船入攻之公與王公議曰我師少難以力勝賊船巨而重誘使膠於淺且用火攻乃可破也明年正月伏兵淺沙親挑戰賊果入伏中火敗之連戰皆捷二月朔公夜率銳師跳海水登州仔尾焚其寮牽反救公與李公夾擊大敗之明日復夾擊大敗之牽窮蹙將就禽忽鹿耳

門潮漲颶所沈舟牽得竄出公復與李公夾擊敗之是
役也公爲軍鋒冠前後奪舟大小數十焚寮及舟無算
殺賊數萬橫尸數十里臺灣獲全威名振海上十二年
春及李公追牽至廣東沱濘外洋奮力衝擊頭面手足
皆傷　詔褒美實授金門總兵其年冬李公戰歿於廣
東黑水洋公聞憤甚明年春追牽至粵洋及虎門鎭孫
公全謀合力擊破牽所乘大船牽易他舟遁入夷海十
二月至長山尾洋追及朱濆大戰至夜濆百餘艘列陣
如長蛇最中一巨艦悍不可制度爲濆舟集力攻擊濆

及親黨皆殲斃獨濆弟渥脫去明年官兵殲𤰝於北洋渥率其衆降於閩於是二巨寇皆滅海洋謐清公亦傷疾發告歸尋丁母憂服除授甘肅西甯總兵未至調陝西延綏又調福建漳州居漳州四年海上無事閒爲民興利去害甚得軍民心嘉慶二十二年英吉利兵船駛入內海謀狡異　廷議豫防乃增天津水師總兵以公宿將移任之居天津又四年夷艘迄不至道光元年議裁撤調公廣東碣石鎭俄擢廣東陸路提督調福建水師提督爲提督五年總督趙文恪公愼畛深相知變言

計悉聽從代趙公者嘗與公不相能乃坐臺灣民械鬬
公馳按不即決爲遲誤軍事并鎭協官劾之並落職尋
格衆論請仍以都司遊擊起用而公已病不能興矣公
生於乾隆丁亥年閏月二十八日卒於道光丁亥年三
月二十二日葬以已丑年十一月十日曾祖寅祖宗衛
父灝並　贈振威將軍母張氏贈一品夫人娶胡氏子
四人錫麒錫麟錫禎錫祥皆側室出墓在其縣一都麗
嶴犂筆山之原

葛壯節公墓表

公姓葛氏諱雲飛生時大雲如囊立庭中故名自英吉利猘突東南海上數破陷城邑濵海將吏覩巨舶利礮輒恇縮所至潰靡坐失律逮治者數十人獨陳忠愍吳淞之戰及定海三鎮苦戰六晝夜殺傷過當稱效死用命而忠愍及三鎮死事爲尤烈云三鎮者壽春總兵王公錫朋處州總兵鄭公國鴻及公以本鎮將皆守定海先是公嘗以副將攝定海總兵矣尋憂歸歸不逾年而定海破大府稔公材以書招公方督僮奴治田山陰令

持書見公隴上公慨然自毋立馳之鎮海晝守禦具甚悉服除補定海總兵受事於鎮海樹旗集散亡旬月教練一軍復振會節相伊里布視浙事議以前夷艘膠餘姚海塗民所捕獲虜中貴女子及他酋數人易定海既成說命公率所部渡海收復其地而以二鎮師從時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也既而江督裕謙代伊公一反前議議戰守其秋夷首樸鼎查遂以兵船二十九再犯定海定海故海嶼三面皆山其陰曰曉峰嶺陡絕臨海有間道俯瞰縣城其左山叢疊去海遠右曰竹山門濱海其

南曰衛頭尤曠無蔽爲海步往來所由公曰二鎭客將也俾王公守曉峰嶺鄭公守竹山門而已駐所築衛頭土城中當敵衝八月癸巳夷艘驀入窺土城公自然發大礮擊斷其頭桅賊懼而退翼日自丑至午擊之退又翼日自巳至戌復擊之退衛頭南小島曰五奎山丙申賊營其巓將舉礮遙擊我以礮仰擊殪其紅衣酋一人翼日賊匿五奎山後以礮仰天隔山而擊我我兵亦隔山擊之當是時天大霪雨連旬將士往來泥淖中衣甲霑溼日暮絞戾常出水數斗我兵合三鎭僅四千賊每

艘五六百可二萬人分番迭進我兵乘厓踞守晝夜不得息主客勞逸適相反餉給不時益飢疲而曉峰嶺竹山門皆無礮臺所恃火槍擡礮不利遠擊戊戌晨大霧賊內薄登曉峰嶺遂失王公死之下攻縣城立破攻竹山門竹山門亦破鄭公死之乃萃於道頭公顧視賊衆瀰漫南下命移礮內向礮陷淤泥不可轉公力拔四千觔礮向賊纔一發而賊羣蠭至公出懷中敕印付小校手刀大呼跳盪入賊中轉鬭二里許格殺無算浸及竹山麓一酋自高阜以長刀力斫去公首之半公半面血

淋漓躍追之酋愕避去賊以火槍攢擊被四十餘創一酋以撞礮逆擊鉛丸洞公背自胷出穴巨如盌公遂立竹山門崖石而卒尸植不仆手擊刀作殺狀左目炯如生久之賊乃敢諦視歎詫時公衣上下黑色青巾鐵齒韡召土人辨之哭且拜乃我定海總兵葛大人也大白板者定海民徐保慣市竊趫捷如飛是夜四鼓至竹山拜負公尸視曰不念太夫人乎乃輕可負並求得王公尸疾趨內渡而鄭公尸不可得公先以自然礮擊夷奏入加提督銜　䘏典視提督世廕騎都尉兼一雲騎尉

賜長子以簡舉人次子以敦武舉旣又授以簡直隸州牧以敦營守備並卽用而　予公謚壯節祔昭忠祠且立專祠祀焉公字鵬超世浙江山陰人父諱承陞武舉官衛千總母張太夫人公中嘉慶二十四年武舉道光三年成進士授營守備府改就水師四轉而至總兵皆在浙海先後捕海盜甚衆賊中語曰莫逢葛必不活所撰名將錄製械製藥要言水師緝捕管見浙海險要圖說及詩文凡數十卷授命時年五十三娶金氏子二人某年月日以簡等葬公某鄉某原始公攝定海鎭時

命工製佩刀二爲寶刀歌以見志且銘其鐔一曰昭勇一曰成忠卽臨陣所佩歿猶握不釋者也甲辰十有一月仁和邵懿辰表

錢子方墓表

道光中浙有魁儒曰嘉興錢給諫衎石先生以文學行義爲世宗向既沒其弟海昌學博警石先生繼之衎石掌教大梁久有子曰子萬警石教海昌尤久有子曰子方先後以會試遊京師京師人不獲見二石先生則樂親其長子而惜其皆蚤死始子萬助其父效明焦氏書爲獻徵錄采摭數千人碑板傳誌之文數千篇貲後史據筆削余與曾侍郎心嚮往之子萬沒後數年子方及弟子密如京師曾公俾錄其書類目以來擬請史館檄

上其副本而不果又俾子方昆弟就余索交余與錢氏有舊故前哭子萬於京師而交子方昆弟則自於曾公嘗晨詣其寓舍時子密未起子方居外寢誦聲琅然呼共車載抵虎坊橋袁編修所觀宋刻漢書意驩甚譬石勤校史記漢書凡數過尤嗜善本書子方子密有聞見必求訪寫寄顚末以慰娛其父子方諱炳森初名銘恕甲辰舉於鄉沈實穎敏於書生而知好之也其伯父曰四水先生友泗有志正學而蚤死子方爲其後子密幼受業於子方以拔貢官吏部咸豐甲寅春謂子密曰昔

方百川語其弟望溪吾與汝得常家居俾二大人無憂離足矣吾誦而戄然乃相與還海昌謦石以受吏部封罷爲教官僑居海昌也於是十月二日子方感寒疾卒年三十九妻胡氏子五人女二人謦石既哭其長子居貧不得已復遣子密宦京師過杭求余爲文促促未暇爲丙辰丁巳間謦石數以事來杭州論文史娓娓盡其老而不衰於是子方沒三年矣先以某年月日祔葬海鹽南石木之先兆乃追爲之表以塞其父無窮之悲其葬祔也故世家不具

易安人墓表

道光乙巳冬十有一月翰林編修茶陵陳君承命出守吉安翼日入對　上語曰日禮部章上汝妻與請旌其有諸卽頓首伏謝臣源兗故妻易氏蒙恩予旌表幸甚其可旌奈何對曰易氏有孝義行鄉人哀之以聞有司非臣望可及也　上爲動色稱歎久之而後勗以守官之道陳君出而流涕遍諸人先是君遘危疾反復輒增劇凡三月餘瀕死者數矣妻易安人方娠晝夜奔迫牀下數泣禱於神期以身代最後割臂肉和飲飲君

一進疾若失而安人由是積勞疾末幾益以他疾三十六日而死年三十一於是陳君大哀慟幾溢於禮經自斷不更取他氏其鄉人曾侍郎國藩爲詩以慰其悲爲墓誌以序其實且曰婦人於法旌節與孝而已若安人之義服勤至死以貫其夫之死有功於陳氏甚大以孝旌其可乃聯其鄉士大夫列於鄉有司以達於禮官盡期年而得旌旌命下不旬日而陳君有吉安之命自世俗言之急其夫以死不幸而不及其榮祿然盡其道而死死而無慊於心有稱於人安人非不幸也獨陳氏方

熾而失安人之賢君今出守入事日生回思京居空約時夫婦寂寞相慰與安人舍身相為之情歲月遙遙恐久漸遷忘益愉顧遺迹以悲而君之意亦如是為不可及矣余交曾君久獲識君安人之返葬也未得卜厝以待事瀕行來請為豫表以俟他日揭於安人之墓上其世次居里卒葬月日之詳則曾誌備矣

戴文節公行狀

公諱熙字醇士自號鹿牀本徽州休甯縣雙谿戴氏始祖南唐銀青光祿大夫謚忠恭公歷二十四世諱一美者爲浙江都指揮使司經歷值明末家於杭子孫遂爲錢塘人曾祖承徵妣朱氏祖佳璜有隱德歿年九十有一妣閭人氏父道峻郡諸生妣王氏皆　贈封如例杭爲都會自歙來徙者有若金汪方氏皆饒於貲而公先世亦以鹽筴起家家有園亭池沼居城東羣從豪侈日以歌舞酣燕爲樂而公昆弟獨默坐誦讀被服儒素不

異單寒士自名其齋曰習苦年十九中嘉慶己卯鄉試
道光十二年壬辰成進士旣入翰林逾年散館授編修
不數月大考詞臣以落葉賦稱　旨擢詹事府贊善十
六年　召同許乃普等課一詩於內廷書扇以進未幾
丁母憂服除擢中允十八年入直南書房　宣宗
諭曰以爾行端而文清故俾居禁近旋　命視廣東學
政　諭曰爾校文必能公明不待言粵地繁華非北地
涫樸比往以釐弊爲要事必躬親勿受蔽於人也旣而
天顏溫霽曰古人言作畫須行萬里此行徧歷山

川畫當益進比歸復命爾作畫矣至則嚴飭士習每漏夜閱卷不假手幕客粵試多倩替公初試輒多錄數卷再試而文義字跡或不符則取易之老吏蘇仲山久於科場作弊公廉知置之法由是夙弊皆革訖任頌聲翕然任內歷陞至翰林院侍講學士乞假省親丁父憂服旣除待闕未補復　命督學廣東以先任能舉其職粵人頌之也公更不攜家累事鉅細必親裁奪所在謹防而待下寬和士民書吏有爲感泣者在任擢光祿寺卿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還朝轉兵部右侍郎皆在南

書房南書房最淸切華要地入政府躋正卿如歷階而升少回翔指顧無不得者公風操介特立朝嚴邪正之辨自顧以文學進身繪事篆隸尤見褒賞數拜書畫名蹟筆墨珍玩之賜他人望若不可卽而公恬退自若自父喪歸服除遲遲未北行有旨趣之而後出凡南書房翰林以文史撰述繕錄爲職業自道光二十年後海隅多故不暇修文供奉官卯而趨直巳午閒退食以爲常淸坐無事事時上意方嚮公需大用故擢佐兵部而公遽以勞疾舉發乞假歸田里乃奪一官以三

品服致仕時道光二十九年公年未五十也公之上疏
乞休不謀師友不告家人京師士大夫高其義爲詩文
以送其行公則挈妻孥附漕艘南下半載而後達於杭
抵家痁大作會　宣宗升遐　今上登極有
詔薦舉京外官大臣或以公應　特旨徵公以病不能
行遂不出越二年而有粵賊破陷金陵之變江浙鄰比
戒嚴　詔公及在籍前迤西道周公澍衡永道俞公焜
等會大府督辦江浙團練捐輸事宜公不獲已力疾從
事又越二年爲咸豐乙卯會城設協防局前學使九江

萬公青藜實總局事而公與前江蘇巡撫許公乃釗周俞二觀察等預焉修城浚濠練民兵演火器建礮臺於錢江之上及北新關外觸暑熱奔走往來不少倦後萬公還朝繼之者許公不數月許赴江南軍營有 旨以公總其事當是時周觀察老矣臥病旋卒公乃同俞觀察及里居士大夫辦團練者數年一切條教規畫無改萬許二公之舊而加修飭議者謂鄉官宜不與外事官爲之其勢順而易達旁治而兼行雖賢者莫能見功效而或憑藉官勢無大益於鄉而反害之故里居士大夫

之與官並行近古所未嘗有也公則謂旣已爲之則宜求其實副焉乃就民兵之隸於局者嚴選任必有家居作業視其來少不明者悉沙汰而勤訓練之一見能呼識其姓名丁巳餘杭胡萬成作亂撥兵會官軍剿平之次年春僞翼王石達開自江西率賊衆數萬人圍攻衢州遂陷處州旁擾金嚴各屬縣公同前浙撫晏公端書籌調兵食日坐宗陽宮道法講堂飛書江南大營及皖帥趣兵會援自春徂夏凡數月而後平以功還二品服先是局中民兵八百人又選鋒數百漸次由大府議減

少半以節費庚申春公年六十而杭難作賊酋李秀成
率衆數萬自南陵涇縣破廣德入浙境總兵李定太敗
於海溪連陷長興安吉孝豐遂撲湖州寶武康公卽選
局兵付按察使段光清等會旗下兵馳防獨松千秋等
關二月十日巡撫羅公遵殿率司道各官至局議城守
事宜時羅公意色沮喪公以武康至省有間道直達上
陌奉口徑小而捷宜撥兵阨守因繪圖列說以告羅公
漫應未及施行賊果由是路晝夜狂奔至十八夜抵北
新關十九日黎明直撲武林門羅公以鹽運使繆梓前

攝金衢嚴道歷兵事一切倚之而繆梓實無遠謀斂兵盡入城中分陴守十門皆閉公謂自來守城無閉門孤守之理宜撥兵出營城外相犄角而招民夫登陴助守數爭之當事不可得又謂賊初來不多不知我虛實出城迎擊先挫其銳可以遏其後至亦不果行公徙居在城西北弟壽賓領西北隅民兵助守武林錢塘二門礮斃黃衣賊一人賊趨保俶塔下將築營飛礮轟之賊遂匿山背次日舉城欣欣謂賊已退公疑有詐親赴吳山嶺瞭視果見山後賊幟二十一日賊以北面備禦完續

西湖蘇公堤而至城西南角晝夜環攻是時羅公於協防局外別設城守局委前平慶涇道戚貞專調度支應與繆梓共任守事公不以分局爲嫌仍悉心計議知無不言援兵稍稍集繆梓盡納諸城中主帥不一號令不行而天大霪雨連旬不止城上兵民跋涉泥淖中番代無法棲食無地積六七晝夜辛苦疲釵賊乃於二十七日黎明自宋錢湖門故址穴地轟裂城遂陷羅公等死之公甥王朝榮領民兵亦戰死城中火光燭天公遂於二十九日薄暮題絕命詩四句整衣冠投池水弟煦聞

公莞笑曰吾兄得死所矣亦投井死公幼子婦金氏仰藥死而公所居賊竟未至時外城破而駐防子城尙堅守兵民努巷戰公先於圍城中募人縋城齎函牘求救於蘇往還纔四日城破公知江南援兵在途復瀝血致書統帥張公玉良趣進兵俾弟肅甥魏樹芝等持書縋城出迎適遇於石門張公詢知軍城猶未破麾兵急進外內應合賊遂於三月三日悉數遁杭城復乃得公從容就義及前衢永道俞公罵賊死事爲尤烈云聞　贈公尙書銜官一子通判　賜葬給騎都尉世職　予諡

文節建專祠以弟煦等附祀公既高雅絕俗早登科第
宦顯要志常在湖山泉石間深識遠見自以爲才難濟
世亟引退徵之不起而卒死於忠所著尙書沿革表一
卷晉三考四卷詩文集若干卷古錢叢話三卷畫絜若
十卷尤工繪事名滿天下求乞無虛日晚年書法亦爲
人所寶比之趙董二文敏而大節過之掌教崇文書院
五年用經術古學造就後進輯共勉錄易之以學行兩
督學乙未乙巳會試充分校皆號得人事親至孝在京
聞父疾請急歸到家而父卒終身以爲恨歲時祭墓必

徒行尤儉於自奉室無姬侍聰悟高一世而接物謙下退然若無有者其天性簡素風神和逸近接談笑使人脩然自遠雖與僕隸語如恐傷之愛二弟煦燾臻至燾精會計家事悉以委之無私財子姓隆隆數百指析居三宅皆旁近不數武朝夕往來無閒立家則以時賓祭弔慶賙恤皆有程度相與翕睦門庭清肅暇則溫誦經書與弟煦羅羣籍課子姪講問爲樂煦字鄂士殉節時年五十六嘗爲名諸生以兄貴不應舉注莊子內篇及陶靖節集研精麻算之學西人見所爲書皆推服沖澹

靜默避俗如不及家事世事一不與而與其兄殉國事人尤惜焉公配金夫人前公八年卒子四人有恆增貢生候選訓導　特旨以通判用可恆附貢生國子監典籍銜杲恆增生穗孫附生子婦長朱氏次朱氏次孫氏金氏者穗孫之妻也卒於外氏年二十一女二人長適王次適吳孫四人兆登兆春兆衡兆年孫女二人其年十二月二日葬公西湖三台山祖塋之次穿金夫人之竁而合焉公之歿也旣邀　䘏諡而生平行事之大者及殉難始末宜在史氏懿辰曩在京師獲交公己酉秋

嘗賦二詩以贈公之行後從公協防局凡六年乃因其子有恆可恆之請爲敘次大略如右咸豐十一年七月

前刑部湖廣司員外郎軍機章京同里邵懿辰謹狀

譚子化書堂詩敘

氣初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柔清濁好惡咸發於聲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愼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腥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和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和氣簡備勇氣壯力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爲觀其所由以其前觀其後以其隱觀其顯以其小瞻其大此文王所以官人也此舜所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也凡氣出乎虛入乎虛其響疾不可以控搏其聲傳不可以留匿色臭味去氣稍遠矣而聲最近故

日凡聲陽也譚子以化書名其堂以化書堂名其詩化
之用其不以氣乎氣之用其不以聲乎聲之用其不以
詩乎吾將於詩觀譚子之聲於聲觀譚子之氣作化書
堂詩敘仁和邵懿辰

碧血錄後序

秀水莊先生以古來忠臣烈士不得志而見害於憸人佞夫以死者類其事爲傳論傳精勁而論峭鷙更各肖以圖其圖忠臣烈士赫然在上而憸人佞夫駢首蒲伏於下方雖事近戲而意以激世昔魏叔子論地獄以謂殺人者死甚或梟首或磔而殺人至多者無法以加之且所害者忠賢善良雖誅其狗彘不食之衆胡足以相抵於是乎律令窮焉天網恢恢不獨罰鍾其子孫更取強厲之魄使之宛轉反復備受苦辱以漸歸於澌盡此

理勢固然殆不可謂誣也先生是書亦猶叔子之志與

跋邵位西遺文

昔道光中年梅伯言先生以姚門高第弟子官京師用歸方之學倡導後進一時雄俊魁碩之士多樂從之遊仁和邵位西樞部其一也樞部雖從梅先生遊而學以二溪爲宗二溪者安溪李相國文貞桐城方侍郎望溪也安溪說經以朱子之意貫串漢儒大約得經之本旨爲多望溪則每於空曲交會無文字處獨得古聖仁賢微意之所在以故樞部獨深嗜之所著禮經通論尚書通義孝經通論亦既無愧於二溪矣而其爲文一册皆

擷經之腴其光黯然以出其味淵然以永其倔彊不撓之槪畢載之以出借乎殉武林之難文字散佚其得見者僅此然後知從梅先生遊成就卓卓如樞部者蓋未易數數覯也然則遺文雖不多而固已有千古矣且夫文之足傳與否亦豈關多寡乎哉同治十一年七月朔日沅陵吳大廷